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七

廉潔 威嚴

恕 明察

廉潔一



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
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是懟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
逃富也 增事文類聚曰有鮓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
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
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楚辭云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增史記曰太倉
公淳于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里中
皆稱其廉平 原漢書云尹翁歸為扶風大治常以三
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謹退不以

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
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為馮翊池
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
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
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
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後漢書
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

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

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

之 又曰楊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羊

續為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敕衣薄

食車馬羸敗 又羊陟傳云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嘗

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為姑臧

長奉母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蔥菜為眾所笑謂之弱劣

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

郭丹為司徒名為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

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郡

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為琅琊郡悉

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實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鹹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遯

字公向為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字

仲藏為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米皆
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為郎常直宿臺

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為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
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
及到頗有即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張璠後漢紀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
屋蓬戶甕坵無儲也 魏志曰司馬芝為河南尹及卒
家無餘財 又曰吳質為荊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
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
書篋而已 吳錄云袁傳字君游吳人太守黃君高其
德行舉孝廉為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
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晉春秋云晉

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
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
不如父也 晉書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
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鄧攸
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 又曰魏舒為司
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敦籍周顛家
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
其清約 世說云周顛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

往見之暴雨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
胡威之清何以過也 王隱晉書劉實傳云實性冰清
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輒共啖而
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為廣州刺史
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
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 又
曰褚裒字季野為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
僮樵採 又曰阮放為吏部即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

清約不治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世以此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為尚書令躬親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遷烏傷人為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又曰徐弘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有
蒿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為
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
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增後周書曰
韋夔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夔
惡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 又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
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
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

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 事文類聚

曰隋趙軌或作範為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悉

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軌駐馬

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問竒類林曰趙軌為齊州

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

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為景城縣曹竇建德陷景城將

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冊府

元龜曰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為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解字 又曰蘇頲為禮部尚書知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 又曰盧懷慎為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隨時分散家無餘蓄 又曰李勉代宗大歷中為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 又曰馮伉貞元中為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貞

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
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又曰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為詞厚致金
帛贄絲毫無所受 又曰柳公綽為渭南尉屬歲饑其
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 又曰郭承嘏尚
父子儀曾孫為刑部侍郎自殺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
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 又曰令狐楚為宣武軍節度
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

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 問竒類林曰裴寬為潤州

參軍一日刺史韋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
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餉鹿者致
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 又曰郭崇韜為中門副使

天祐中李存審既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
賂遺一無所取 又曰後唐趙光逢為相嘗有女真寄
黃金一鎰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
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

封尚在 訓鑒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齎

錢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

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 問竒類

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

舉硯沈之濤頓止 又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

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

之 又曰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

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

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又曰林孝澤

居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闈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事文類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 續

問竒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有一知縣簞簞不飭聞至大懼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廳子以告次日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

綬去

廉潔二

原瓦器

桑杯

後漢書云杜密潁川人字周甫為六卿瓦器布被益部耆舊傳云趙典字仲經

為太常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下詳前一

壺飧

橐衣

傳趙衰以壺飧從餒而不食言

其廉直不忘若也而遷徙去處不過橐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世傳

王吉世名清廉好車馬衣服鮮明

王陽能作

披絮

遺絲

吳隱之為中丞冬月無被常斡衣乃披絮為太常以蓬為

黃金也

屏風坐無氈席

袁毅多違公例常遺山濤絲百斤濤

不欲異於時受之毅事露凡受賂皆見推驗取絲付史

積年塵埃并封

布被

布裘

王良為司徒司徒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印並如初也

吳蔣欽字公英以戰功遷蓋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內母
踈帳縹被妻妾布裳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教御厨為母
作錦被改易幔帷妻
妾衣服悉皆衣錦繡

載黃土

壞烏帳

洪規罷會稽無資不欲令

人知其清乃以數船載黃土而歸

夏令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

士襦

為人廉直

治身清素

漢書申屠嘉傳云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嘉為

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僚屬聞風莫不自勵

約自居

清修自守

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子襲常貸官絹十

疋冰怒捶之市絹還官

令清修自守布被菜食州郡表烈乃授九真太守

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

為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懷金十斤奉公公不受密
曰無知莫若於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
密慙而退贊云震畏四知 又曰楊秉字升節為
太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常步行 妾無副服 漢書蓋寬饒為司隸子常步行自
戍北邊注日子自行戍不使代之

也 諸葛亮答李嚴書云吾受賜
八千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 珠還合浦 錢投

渭水 孟嘗為合浦守清白政行先珠去復還 三輔決
錄安陵青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却庶

亦 然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儒有委之以貨財見利
不虧其義不慙於已

戒子不受送遺 妻子不入官舍 漢歐陽地餘為少府
戒子曰我死官屬即

送遺汝慎勿受 何並為潁川 清德 素誠 苦節 清規 冠冕

榮身 冰霜潔已 行因儉著 名以清聞 當官而

行 潔已以進 清白立身惟賢所尚 廉貞厲俗雖

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塵甑之貧財毋

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今見夫惑

者 增無餘財 無濫積 冊府元龜曰唐竇威為內史令不樹產業及卒家無餘財

又曰晉李德玩領荊州卒于 無正寢 不理垣 冊府

鎮家無濫積亦武侯之庶也 元龜曰溫彥博為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

室 又曰李建穆宗長慶初為刑部侍郎建名位雖顯 以廉儉自處為 衣蒲練 乘欵段 彙苑詳注曰姚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詞類函 卷一百二十八

十一

通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綵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
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丹府元龜曰李懷遠以兵

部尚書知東都留守懷遠清廉常乘款段馬豆盧欽望
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易駿答曰此馬幸免驚蹶何假

別 求 衣綠袍 上白金 丹府元龜曰薛羊為浙西觀察
使理身儉薄常衣一綠袍十餘

年不易 又曰晉高漢筠至廉在襄陽有薛史常課外
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吾有正俸此何用焉以狀上進

欲解縑 潛織簾 續問奇類林曰晉顧協清介為廷
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

縑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 又曰

唐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常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毀池觀 散音樂 續問奇類林曰唐楊綰始同平章事
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

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中書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敲五之四

乘馬

五疋 有車一乘

冊府元龜曰韓滉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匹皆及殺

惟彙苑詳注曰陸長源清白自將為汝州刺史送車

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

先人

擺袖却金 斷帶為炷

韓愈順宗實錄曰韋執誼德宗時為右拾遺從

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受賂為人求科第夏卿不

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驚擺袖引身而

去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每按

部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

衣帶以

有馬一疋 受紙百張

冊府元龜曰朱敬則為廬州刺史經月代

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步從

而歸又曰杜暹為婺州參軍將歸州吏以紙三萬餘

張贈之遺唯受一百州僚歎曰
昔清史受一文錢復何異也

不割新瓜 唯受新

茶

北史曰蘇瓊為清河太守却人趙頴守樂陵五月中
自來奉新瓜一雙留置于廳梁竟不割人聞受頴瓜

欲貢新果至門問之相顧而去 冊府元龜曰陸贄為

鄭縣尉罷官歸省毋張鑑為壽州刺史有重名贄遊壽

州謁鑑患錢百萬曰願以備太夫人一

王璉埋羹

日之膳贄辭謝不受唯受新茶一串

鄭曉還茗

問奇類林曰王璉字器之洪武末以賢能薦
拜寧波知府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璉大怒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梅理羹

太守 續問奇類林曰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

宦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亟請公入公出生亭中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之茗故

拜君惠項入內詢

恐累歸擔 思便行裝

續問奇類
林曰楊誠

有餘茗心謝尊意

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
右丞赴任只攜三擔思使行裝

飲冰食藥 鼓琴看

鶴

白居易詩曰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藥唯向天竺山
取得一片石 問奇類林曰宋趙清獻拈為成都轉

運出行部內唯攜一鶴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一琴坐則鼓琴看鶴

記纂淵海曰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
以文章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 冊府
元龜曰晉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親族常謂曰公身俸
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
本無文經武略遭遇提郡印望過矣安
有積貨置產為豚犬輩後面不亦愚乎 僧孺不納錢

唐介不買珠

彙苑詳注曰韓公武卒帝遣使者至其
家悉收貨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

者皆在至牛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約
帝善之 問奇類林曰唐介倅潭州一巨商私藏蚌胎

為閩史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
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果然

祿

俸皆遺親黨 虜獲悉分士卒

冊府元龜曰李勉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

黨身沒無私積 又曰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
管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為常身未嘗自取

崔

與之出蜀唯載歸腥之圖籍 楊長孺守閩靡侵公帑

之毫釐

鶴林玉露曰楊伯子誠齊家嗣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

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
膏留放小民家真西山入對上問庶史即以趙正夫為
對翼日又奏臣昨所奏庶史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
載歸腥之圖籍楊長孺之出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

今之庶
史也

廉潔三

原以廉為本

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樊羣吏之治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

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鄭玄

不貪為寶

左傳云宋之人
或得玉獻諸子

注曰以廉為本守法不失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
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增自檢斂

釋名云廉斂
也自檢斂也

原不利為利

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
屬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

汝必無受利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即
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

衣不重帛

尸子曰晉
國苦奢文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逐婦燔機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播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讐
餽魚不受
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其貨乎
人爭餽魚公儀子不受曰夫受人

之患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將狂於法法狂則免於相矣
妾不衣帛
左傳晉執季文子縶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廉史民之表
原身服布被
漢書公孫

弘傳云弘為丞相
封侯身服布被
布被似詐
沒黯曰公孫弘位在三

詐弘曰誠
中弘病也
并日而炊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茹菜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士有名譽州舉茂才
乘折轅車
東觀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乘折轅車白布被囊

公廉不受餽送

漢書尹翁歸為
市吏公廉不受

餽百貫
畏之

臣心如水

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禁
切人主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在職公廉

漢書馮立字聖通為五原太守徙西河工
郡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史民嘉

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
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忠史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

康叔猶
二君

廉潔奉公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廉潔奉公
光武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

祭征虜
者也

麥數斛車一乘

洛陽令董宣卒官詔遣使者
臨視唯見布被蓋屍妻子對

哭大麥數斛車
一乘帝傷之

秋毫無私

東觀漢記張堪字君游南
陽人試守成都與吳漢并

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
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私

不

與民爭利

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

不與孤寡爭粒

語林何弘字次道揚州常有橋米以賑孤寡乃有十萬斛餘存於治中面

見帳中人空索求糶此數萬斛付帳下何公云義不與孤寡爭粒注橋音痕平量斗斛也

以儉化

俗

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噉之二歲以儉化俗也

常席羊皮

後漢李恂字叔英為兗州刺史所種園小麥葫蘇悉付從事一無所留以清儉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食不二味

又曰李恂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食不二味

乘柴車

後漢趙壹傳壹為郡

時諸計偕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柴車草屣露宿其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暝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

長食

乾飯

謝承後漢書左雄字伯豪為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飯

恒食乾糧

會稽典錄

云陳修家貧為史恒食乾糧每至正臘偃臥不起同僚飲食度請不一往其志操如此

步擔上

下又曰陳修家貧為史常步擔工下

不受俸錢

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每月受俸米不受

俸錢不然官薪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不然官薪廳事薦編絕不改布被覆形單飢蔬食

食麥飯

謝承後漢書豫章宋度字叔平為定陵令素食麥飯

食豆豉

桓階傳云階為趙郡

太守俸盡食豆豉上數戲曰御家醬頗得成否

常取赤米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常蔬食衣

布受俸常取赤米

自斬芻妻執爨

又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

曰君子侈不借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園等席乎未可言中道也

臥麤布被

謝承

後漢書劉寵傳云劉寵為司徒臥麤布被

劉寵各受一錢

又曰劉寵為會稽太守微入為

將作大匠若耶山谷間有五六老叟人各齋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布衾敝裯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祿鹽麥數斛而已顧敝祿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案說文曰祿裯短衣也廣雅曰即襜褕也

布

裯穿敗糊紙補之

謝承後漢書云羊續字興祖太山人為廬江太守半月一炊云云

受魚懸之

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續好味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為意受而懸

之於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

閉門不納妻

子

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婢俱到官閉門不納病困謂子祕曰吾有馬一匹賣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喪

歸勿受
郡送也

在朝清廉

東觀漢記郭丹傳云丹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家無

遺產

後漢書郭丹為司徒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

廉讓率下

東觀漢記鄧彪字智伯為

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

衣敝履穿

會稽典錄云徐弘字聖通太扶木為右扶風都尉家

無餘產衣敝履穿妻子

衣不周身

豫章彥士傳云羊茂為功曹病布被

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將

幘毀不改膠墨傅之

謝承後漢

書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祿俸不使有餘幘毀不復改易以水滌膠墨傅之

在官不迎妻

子

又曰巴祇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其餘

不然官燭

又曰巴祇為揚州判

史夜與士對坐處暝

食不重肴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

繩履 張盤取柑付外 謝承後漢書云張盤為廬江太守得陽令嘗餉盤柑一奩其小男年

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柑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清廉見稱

又云丹陽張盤字子石以操行

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京

齋金還奉

又云豫章張冀字仲宗為廣陵

師諺云聞清白張子石

守舉孝子吳奉為孝廉奉齋金為禮冀閉門不受而奉以囊盛金夜投冀園中而逝冀追不及齋金至廣陵還

奉

遺錢不敢拒閣內埋之

三輔決錄云公孫晨字元公為鉅鹿太守寶之子家

貧為郡功曹其將軍馬防問名魁錢四百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閣內

公廉不受私謁

東觀漢記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問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

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

入懷

後漢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事詳都尉

周繹廉吏

東觀漢記周繹傳云北地太守

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守周繹

坐無完席

後漢薛悝字于禮為北海

長史坐無完席妻謂悝曰君為長史既無俸祿給供子孫復無完席悝因以善席與妻自坐敗席

清

白見稱

米觀漢記高翔字季迴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見稱

以清為基

陳留者舊傳云高順為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宰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順曰我之勤身以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許允清吏

魏志許允為吏部郎明帝望其衣敗

曰清 趙儼為驃騎又手上車

魏畧云太和內舊置四征有官厨每遷轉之際

無不因取之趙儼自征西徵為驃騎又手上車

乘薄笨車

又云時苗始令奇春乘薄笨車黃牂

牛皮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初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

露宿

樹下

會稽典錄云魏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時出案行常預勅吏卒行各持鑰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

傳露宿樹下將從不過十餘人

麤衣惡食

魏志司馬朗為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

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

布衣蔬食

又國淵為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

舉袖

受金

魏畧曰田豫為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

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昏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賣田自給

魏志和洽字陽士為太常清貧守約

至賣田宅以自給

并日而食

又云裴潛為兖州刺史家人大小或并日而食

胡牀

留以挂柱

魏畧曰裴潛為兗州刺史常作胡牀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妻子衣食

不充

魏志徐邈為涼州刺史賞賜皆散士卒妻子衣食不充天子嘉之拜司空

妻子飢寒

蜀志鄧芝為大將軍不治產業

不治產業

又曰鄧芝為大將軍

衣食資仰於

不別治生

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餽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 妻子飢乏

吳志呂岱為并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

牛產

擯以留之

晉書羊祜傳云祜無子太康二年以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

產擯及遺而留之

魏舒無宅

又曰魏舒字陽元領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僅

以体秩散餘

為第一所

一無所取

晉中興書陶侃破杜弼應詹亦隨侃在軍城既陷諸將競

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

張翕步還

華陽國志張翕字叔陽為陰平

所取莫不歎其清介也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

晉書

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還也

家無餘祿

又云潘岳賈充誅云年踰

數百萬仗去郡不受一錢

子弟耕而後食

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剋已務施不

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祿貴而食貧

妻不衣帛

襄陽耆舊傳云胡宜字叔方為江夏南郡太守清厲

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有節妻不衣帛魏朝

私假裝

晉書陸納徵拜左民尚書細紀白宜裝幾船納

曰吾家不在此已救私奴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襪

又

假裝并糧食無所復賴也

陸納為吳興太守徵拜左民尚書
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悉還官

增我獨以官貧

奇問

類林云房彥謙為涇陽令所得俸錢周恤親友嘗顧其
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

白
耳
名下不虛
冊府元龜曰屈突通為行軍元帥長史
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

通獨無所犯高祖問而謂曰
公清正奉國名下定不虛也
清郎
續問奇類林云袁
聿修為尚書郎十

年未嘗受斗酒之遺
尚書邢邵呼為清郎
再世清節
彙苑詳注云李元紘
再世宰相有清節當

國累年未嘗改治
第宅僮馬教弱
挺身而退
又云蘇瓌為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

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
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景倩真清
唐書云
陸景倩

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
有吏言狀曰某詐清景倩真清
苟餘一縑
潛確類書
云元德秀

為魯山令歲滿筭餘
一纈駕柴車而去

得父清白

唐書云楊隆禮為戶部尚書卒明皇訪其

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慎名大理評事

敬塘為

首彙苑詳注云敬塘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皆以賦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

阮洺州張萬進擢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塘為首

我無一爐惡可並

獨異志云

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

貧納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

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慈可並哉言訖復絕

武臣以清廉聞

冊府元龜曰裴

玠為廊坊節度使玠武臣為政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於士卒

盧均不問

又云盧均文宗問成

中為廣州節度先是番船到府節度使以下爭以賤估其珍貨均悉不問

馬骨高

歐陽脩詩云官

清馬骨高

長官清

蘇軾詩亂山深處長官清

此事古未有

容齋隨筆云彭器資

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煖斲顏也此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若獨否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

以

布易錦

問奇類林云宋姚希得知靜州官署舊以錦為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

唯啖菜

圖書數卷

山堂肆考曰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偽蜀有以珍

寶為獻者皆却之東歸纔圖書數卷

執付有司

續文獻通考曰景泰七年沈馬柯潛奉命主應

天鄉試初入境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潛叱之復懷重器固請潛怒執付有司

摩尼珠

續問

奇類林云摩尼寶珠置泥潦中經百千歲不能染污以本體自堅淨也

廉潔四

增詩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
母遠之宮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
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
蘄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非家
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
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髮既臥黔婁衾定
立陳實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憾不相識援毫

空淚垂 于鵠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為郡守家似布衣

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
擣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
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宋魏野上知府寇相公詩

曰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
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
增誠唐姚元宗辭金誠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
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為寶
楊震辭金以四知為慎
列前古之清
潔為將來之龜鏡
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
乾乾終日慎乎在位
欽乃攸思
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爾

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
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
人不知莫若勿為 又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
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
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
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
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
魚之貪餌必暴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

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
水席皮洗幘縵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
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
對炯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增碑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
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
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
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裳玄甲堦

庭仄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朱邑祭酹無所漢后是以
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 又太子太保步

陸碑曰公諱逞字季明選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
治司宗伯閣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
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
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絕
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
於道留持挂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為郡也惟取赤

土封書其為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增墓誌唐杜牧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曰贈司空貞公事憲宗皇帝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問讌獨言曰勁兵三千誰可付者崔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為陳許帥

增判唐王友方對父老送錢判曰負海名區攸稱越府

濱河大郡爰指滑臺旁連射的之巖俯帶灑舟之浦戶
千人萬實俟庶能露冕褰帷是資寬惠司倉之置水投
薤方取喻於龐參父老之賁物送錢乃報恩於劉寵漢
陽服其高義耶溪書以清風取之者不以為貪置之者
無聞於詭

恕一

原包荒

含垢

易言包含荒穢也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傳

觀身

順事

老子曰以身觀
身順事恕施

矜不能

掩細過

尊賢而容衆嘉善
而矜不能

漢曹

參見人有細過
掩覆匿蓋之

薄責人

不誅奴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宋則子年十

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
中則子死則恕不誅苟爽美之

有容乃大

不欲勿

施

書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子貢問曰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

先人後己

作順施恕

禮君子先人後己
尼謂臧武仲作不順而

施不
恕

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

增寬裕

平恕

冊府元龜

曰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寬裕不尚苛察
其於官事務舉綱維禁姦枉去甚泰而已
又曰馬懷
素為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等充
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斷鞅

折

足

事文類聚曰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
鞅取金行密知而不問
冊府元龜曰歸登寬博容

物嘗使僮飼馬馬蹄之僮

怒折馬足登知而不責

換薄酒

還沈粟

冊府元龜曰任

史簡為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

者誤以醯進史簡以景畧法嚴慮坐主酒者而偽以酒

薄白景畧請換之又曰漢王周為冀州刺史史性寬恕

不忤物情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飾刺史

之過也乃還其所沈

矜蠱道

遺盜財

冊府元龜曰李勉為江西

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著勉名位痊於

其壑或發以告曰為父讓災亦可矜也捨之又曰楊

再思舉明經授元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盜竊其

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貧苦至此無

行速去恐為他人所擒幸

失犀角

破馬鞍

冊府元龜曰裴

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

行儉為尚書聞喜縣公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懼潛竄又有敕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

馬鞍破令史亦逃行儼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醜俱碎

挺忽直

問奇類林曰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醜二隻每宴特設一卓復以錦衣置其上一吏誤觸

二醜俱碎史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曰汝誤也又曰宋有閭吏隸御史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優劣每聲喏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為中丞問爾挺忽直豈親我失耶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者數四若使宰天下事皆如此喋喋乎范大笑謝

婁

灑筆

富舉鞭

札帖曰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

乃灑筆曰墨汚爾山堂肆考曰宋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扱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

其將將方悟相公也下馬
伏謁道左公舉鞭竟去

碎瑪瑙盤

饋金石藥

冊府

元龜曰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匄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
觀之行儉因晏設出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采殊絕
軍史王休烈捧盤誤躡衣足跌盤碎叩頭流血行儉笑
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又曰歸登晚年好服食
有饋金石之藥者云嘗之矣登服之
發毒幾死訊之未之嘗也登無愠色

不詢其由

即

委以事

冊府元龜曰晉姚覲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
亦察之而不能面折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

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

問奇類林曰杜行歷知州提

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

暇
惰
拳擊甄琛

酒沐元衡

魏書云崔康為母極令時
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言

競之間以拳擊甄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乾
臆子曰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

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善遇獄吏

盡與偷

兒史記曰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逃齋聞覽曰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者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金以與汝偷兒稽顙曰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 豈敢以

為念 不忍與之較

山堂肆考曰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

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豈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誤犯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又曰寶元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為兩浙轉運使惡池誣以事降知虢州池未謫時更有盜官銀者稱為鈞償私費或謂公可以此報之池不忍與之較人稱為長者

拭唾是逆其心 吸

醋乃可為相

事文類聚曰婁師德弟授代州刺史師德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

拭之而去師德曰凡人唾汝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又曰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

乃可為宰相矣

王旦送還寇準

彥博上言唐介

山堂肆考曰真宗時

王旦為相寇準為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又曰文彥博字寬夫初侍郎唐介劾彥博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潞公自許州被召即上言唐介所

言多中臣病介未召臣不敢行於是
工起介尋至大用文與唐遂為知己

狂生馬後肆言

丞相 朝士簾下遙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沆為宰相
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

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
位而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公於馬上
踉蹌再三曰某屢求退奈工未允終無忤意 又曰呂
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此子亦參
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
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市

衣進父吳祐使歸 盜麥進母孔融特賞

後漢書曰吳
祐為酒泉太

守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
君如是何忍負之從歸伏罪祐曰掾以親故觀過知仁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問奇類林曰孔文舉為北
海相有人母病瘥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以進文舉聞

特賞
之

恕二

原醉嘔車茵

詳寬
恕

增醉溺殿上

漢書云張安世為光祿勳時有醉郎溺殿

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恕

增內省

不疚何恤人言

後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闐衛侯李邑諧之帝知超忠切責邑令

受超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曰邑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史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

不時應答

蜀志云蔣琬字公琰任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

素性簡畧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面從後言
古人所戒也

從朱衣上過

世說云桓公在荊州恥以
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

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稍雲根
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豈以鳥傷

人

梁書云安成王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
所養鵠齊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本謂

是解事僕射

丹府元龜曰戴至德高宗朝為僕射與劉
仁軌更日受訟詞常有老母經省陳詞至

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
事僕射請却付牒來至德笑而還之

斷獄萬七千人

又曰狄仁傑稍遷大理丞歲
終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

活無罪數百人

又云李
憲性明

恕詳正大獄活
無罪者數百人

為田舍子

山堂肆考云婁師德常與
李昭德偕行師德體豐碩

不能遠步昭德遜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
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對之

參罪不至

死 又云竇參常傾陸贄後參為李異所奏上欲殺之贄上言參為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得貶驩州司馬

非大過不榜責

孔帖云吳湊僚吏非大過不榜責

崔公仁恕無枉

又云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逆謀有司捕支黨纍纍填獄詔仁師按覆坐止魁惡十餘人他因悉原縱及敕使覆按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舉無異辭

終日無愠顏

唐書苗晉卿知

送事選人訴索好官屬言倨色紛

牧守遷轉是常

冊府

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
元龜云蘇良嗣為雒州長史以妻妹犯賊左遷冀州刺史妻妹事釋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常不聞所

已解持燭

問奇類林云韓魏公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

他顧燭然公鬚公以袖揮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史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燭矣

武襄踵門謝

又云狄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汚有劉易者亦與坐見優人以

儒為戲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不絕口武襄自若笑語益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奈

何錮之於盛世

又云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攝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

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奈何錮之於盛世

頽然鼓琴

又云趙清獻拊為成

都轉運出按部內唯攜一鶴一琴常過青城山過雪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容民

曾鞏詩云容民宇量恢

黑白不太分

遜齋閒覽云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

不太分故小
人忌之亦少

威嚴一

增左傳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
死焉故寬難 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
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史記曰邳都者揚人也景帝拜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邳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邳都死不
近雁門匈奴為偶人象邳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 唐書曰長孫晟討突厥突厥畏晟聞其弓聲謂為

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續問竒類林曰蘇良嗣高

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擇怪竹江南將時上苑宦
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
竹棄之 冊府元龜曰蔣沈乾元中為陸渾蓋屋咸陽

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撫綏副元帥
郭子儀每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
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又曰李鄘
初為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

復遷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為御史

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
時 又曰令狐楚威儀儼整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
方酣有匪類偶至立命撤去筵席毅然語色 孔帖曰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不閱旬宿姦老蠹
為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奪諸少年從旁譟曰癡
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冊府元龜曰楊德幹歷澤齊汴
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

逢楊德幹 又曰穆寧為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縱兵剽掠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 唐書曰郝玼勇敢無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番必剝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兒啼者呼玼名以怖之 名臣傳曰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彙苑詳注曰張忠定為崇陽

令一吏自庫中出鬢旁有一錢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劔下階斬其首中臺省自劾 談記曰元祐七年上祀南郊東坡公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某國太長公主也即於青城上疏劾

之明日中使傳命敕有司嚴整儀衛

威嚴二

原還檄

解印

橋玄字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檄
救之刺史周景承旨召玄還檄不發

案之益急昌竟下獄 朱穆字公叔為冀州

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四十餘人

彊項

斂手

董宣少年為洛陽令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
宣行逢駐車收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欲笞殺之宣

曰云云帝使謝主宣不從彊伏宣手據地不俯因曰彊
項令 鮑永為司隸鮑恢為掾屬世祖曰貴戚且斂手

以避
二鮑

治東海

振南陽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吏人賢
不肖盡知之每民大會及出

行縣時有所取以一警百吏人皆伏恐懼 于義字仲
文年二十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根為婚又

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陽以犯事召見立以主
守盜十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收張

輔 執馬成

王尊為安定太守告屬縣令長丞奉法守
職甚勞苦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身以率下無以身試法數掾功曹不中用者輒自避退
無妨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今一月矣五官掾張輔
貪汙一郡錢盡入輔家收送獄數日輔死盡得狡猾威
振郡中 虞延為洛陽令陰就客馬成為姦盜延收之
陰氏每一書囑延輒加勞二百就言於帝帝親錄曰徒
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欲趨東延執之
曰爾久依城社為巨蠹云云帝
亦謂曰汝犯王法云云竟殺之

不惡而嚴 有威可

畏

易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 左傳北宮文
子言於衛侯曰楚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州郡畏

威 姦滑縮首

前漢朱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史民數百
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

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
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史氏大驚州郡畏博

威嚴 吳志士變

聲教流聞云云

豺狼當路

鷹隼始擊

張綱劾奏

下詳

第三條

威克厥愛

剛亦不吐

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言威勝愛則信成功

詩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

違彊凌弱

畏威稟命

違彊凌弱非傳

京師語諸葛

屬縣聞周乘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嚴直京師為之語曰聞何濶逢

諸葛師古注云言聞者何久濶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汝南先賢傳云周乘為交州刺史上言交州邊域長

吏百姓願為聖朝掃清一方屬縣聞

增乳虎

阜鵬

乘之威即上疾乞解印四十餘城

史記云甯成家居工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闕東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冊府元龜曰唐王

志惜中宗神龍中累除左臺御史執

火烈 刃傷上詳

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阜鵬

第一條 鹽鐵論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故立法制辟若

握火蹈刃則民畏

史人畏 貴戚憚冊府元龜曰李輝簡較雍州長

忌而無敢犯禁矣

史糾發奸豪無所容貸甚為史人畏服又曰魏謩

為御史中丞彈謝馬都尉社中立賊罪貴戚憚之

殺劉詡 誅張澄冊府元龜曰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為京兆尹時紇干泉訴表甥劉詡毆母

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候奏下杖殺之又曰

以法

梁馮行襲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

誅 因事殺錦繡萬花谷曰唐張巡為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史華南金植成恣肆邑中語曰南金

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 孔帖曰柳仲郢擢劔南
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
因事 殺之 批其頰 破其車 資治通鑑曰蘇良嗣武后時
遭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

懷義僊寔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
阿師第於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之 天中
記曰高恭之字道穆莊宗時為御史中尉壽陽公主
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

毋犯宰相 作意此人 上詳批其頰注 資治通鑑曰
元和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

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
馬杖殺之上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視事之初而小將
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上無以
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三

日指畫 一言到上 問奇類林曰玄宗嘗賜餉三日工
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

吾白挺如雨不能過工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
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毋敢犯者 又曰
范純仁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
一言到工吾輩不知死所矣

草木知名 豪猾奉法

唐書曰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
所以褒也朕謂江南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
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 孔帖曰李頻遷武功令神策
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關悍然出入閭里頻密摘比伍
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頸即械送獄畫條
宿惡請於尹殺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族滅閻氏

答殺廷芝

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孝景時為中郎將濟
南閻氏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

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
栗 孔帖曰裴行立遷南安經畧使范廷芝嘗休沐久

不還行立名之曰軍法踵日者斬異時
復然爾自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答殺之
以一以聲

能生能殺

商子曰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
王又曰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

生能殺曰攻
敵之國必強

彈金吾李祐

殺牙將白約

冊府元龜
曰温造為

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馬一百
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退股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
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温御史矣又
曰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同州防禦使有牙將白約者兇
戾猾譎前後長史皆為姑息龜和之一日有軍士揚言
云月給虧損遂擒揚言者詰之曰白約所教也遂擒殺
之

慈母有敗子

嚴家無格虜

史記韓非子曰慈母
有敗子而嚴家無格

虜者何也則能
罰之加焉必也

答殺奉宸家婢

杖殺神策小將

冊府

元龜曰魏元忠檢校雒陽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托元忠答殺之

下詳

作意此人注

樓季弗踰十仞盜跖不搏百鎰

韓非子曰十仞之城

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峻其法而嚴其刑也史記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盜跖之欲淺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役歡笑者不及

叱咤之選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抱朴子曰六軍如林未必皆勇

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少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選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威嚴三

原桃李不潛掇

韓子云子產治鄭

不敢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為大司寇沈猶

氏不敢
朝飲羊

增以姦民治

商子云以良民治必亂至
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

古

今異俗

韓非子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
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

父

薄愛

又云毋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
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

大怒之威

陸子云夫

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
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

非斤則斧

賈誼治安策云屠牛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剗割皆眾理解也
至於斃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昏眾髀髀也
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

不

壞一爐

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
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折之以武

鹽鐵論曰當此之時不任斧斤折之以武而
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疽

也

原號為蒼鷹

漢書郅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號

為取龍

益部耆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名為牂柯令牂黨號為取龍

不舍郵亭

漢黃

霸為潁川太守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

與

書霽威

魏相為揚州刺史按治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云云相善其言為霽威嚴霽止也

感愧自殺

姚期字次公為魏郡守督賊李熊弟陸在外謀反期令吏送熊及母使就陸熊求得陸詣

郡陸感愧自殺

奏二千石必先露章

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

先露章服罪者為除虧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白巾出府

前漢朱博為琅邪太

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吏皆移病臥博奮
稱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中
走出府門

當順天氣

前漢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
署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

郡中大驚
其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
人乎文中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
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
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威能討姦

後漢書曰張堪
世祖召見諸郡

計吏問前後太守能否樊顯曰堪
皆在蜀其仁足惠下威能討姦

威能震敵

桓階為
趙郡守

誅暴立威

東觀漢記朱
暉為臨淮守

斥佞畏威

又云朱暉斥遠
佞人吏畏其威

王甫死杖下

續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
曹節等權勢因收送洛陽獄云云

畏

以雷霆

王逸
論云

郡縣聞之莫不震慄

張璠漢記云賈琮
為荊州刺史將入

界高寨車檐曰刺史當遠視
廣聽何為而垂帷乎云云

破柱取張朔

後漢李膺為司隸校

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間膺厲威嚴逃還
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將史卒破柱取

朔付洛陽獄受
辭畢即殺之

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益部耆舊傳曰羅衡為萬年令

公卿憚之

漢書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

吏如良鷹

漢書趙勤

好學為郡督郵鄴令及新野令皆不遵法
勤入界遣吏陳罪還印綬去桓虞歎云

嚴刑必斷

應劭云王章糾上
檢下嚴刑必斷

姦慝自彌

楚國先賢傳云黃尚為司隸

二千

石阿縱皆舉免之

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攷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
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闈內侯

民不敢欺

典畧云董安于治晉陽嚴

于刑罰民不敢欺

聞者折節

晉中興書下壺為尚書令時貴游子弟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

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甚

舉朝憚之

又曰下壺為尚書令舉朝

憚之柳樹何因盜

陶侃字士行為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於已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

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恐

增民之父母

周書云忠者民之仇善法者民之父母

望風畏憚

冊府元龜曰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太宗以齊王祐溺情羣小以萬紀為長史性剛毅所

在以強直稱祐聞

少遊悔懼

又云竇參代宗時為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

其名望風畏憚

州節度使陳少遊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詞讓之少遊悔懼促詣參

不避權貴

又云

竇參為御史中丞不

威望特振

又云李絳為御史大夫威望特振

避權貴理獄以嚴稱

惡少遁去

孔帖云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刑嚴

皆望風遁去

權邪憚其嚴勁

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史部侍郎銓錄半允權邪憚其嚴

勁 不知書

又云劉贊領宣州不知書惟以強猛立威官吏畏重之

立擒而鞭

之 又云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西軍之勢者立擒而鞭之

未嘗輒貸

孔帖云王播為三原

令豪強犯法未嘗輒貸

以威重見稱

冊府元龜云李嵩為太常卿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

風儀秀整皆以威重見稱

威嚴四

增詩明李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嗔丞相勿嗔

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
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增碑周庾信兗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
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廉能使為觀察馳傳擁節
揚鈴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
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增墓誌唐孫逖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
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

與之聯事未嘗暱就色莊見憚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
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
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
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
增題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
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
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閤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
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

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
惶恐聽命

明察一

增史記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為鄴令民不敢
欺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賓客放為盜賊發輒
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
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

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初即收送獄 後漢書曰

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陰察其口眼有

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

猶知也

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

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藁

苑詳注曰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雲錄其妻而無所

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

通共殺其夫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齊書曰于仲文字

次武為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
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刺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年聰
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去乃
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
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而去 天中記曰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赤青
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櫟

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唐書曰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坐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擬受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孔帖曰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

塵無逢權懷恩

明察二

原外寬內明

進善黜惡

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

一魏志徐邈立學明訓禁厚莫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勩也

民不能欺

吏不容姦

典畧云西門豹治鄴民不能欺蜀志諸葛亮吏不容姦

獄無冤民

官無停事

三輔決錄曰應璩與母丘仲恭書云客館不留宿官無停

事
不疑收方遂

丙吉議小兒

前漢雋不疑傳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

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按夏陽人姓名方遂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

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
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
市風俗通曰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妾一
交接而生男其大男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
何因有子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言曾聞真人
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
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
寒又並日中行獨無影人咸服

增無寬者

輒知之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麟德中遷右金吾將軍強力疾惡
晝夜巡警絲毫越法略無寬者又曰姜晦為史部侍
郎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
領選事盡除之大問銓門私引致者晦輒知之召問莫
不首
乃其繼 實非盜
冊府元龜曰晉安重崇為成
德軍節度使嘗有夫婦共訟

其子不孝者重崇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詬
罵仗劍逐之重崇問之乃其繼也因叱出射之一箭而

斃 又曰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三十斤詣京師寄人停止無何失之詣縣詢問主人遂自誣服慶名問賈人曰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曾與一沙門酣飲飲醉而晝寢慶曰主人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盡獲所失之金

擊羊皮

驗猪口

魏書云李忠特雍州

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一羊皮忠遣爭者出顧謂州網紀曰此羊皮可知主乎無答者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吳錄曰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詣官妻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

無灰妻伏其罪

必記主名

乃探他書

冊府元龜曰李晟為隴右副元帥臨下明

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事雖廝養小善必記主名 又曰王鐸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

鏐內鞞中先有他書雜之及吏退鏐乃探取他書焚之
人信其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按
驗下吏以
為神明
人皆自勸
吏畏其明
冊府元龜曰王忠嗣為河東節度採

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
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又曰韋寂仕梁為史部郎中復
判南曹吏
自持量衡
必設鈎距
冊府元龜曰嗣曹王舉為潭洪荆湘

觀察使知人疾苦每遣人糧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
絕吏之更易
又曰劉栖楚為京兆尹拒抑豪右事無
大小必
設鈎距
知其有姦
故以此屬
韓非子曰子產嘗晨出過東匠之門聞婦

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
凡人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
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問竒類林曰宋張
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

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則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立
果以財為訟壻持書詣府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
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
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

野父爭雞

二人挾絹

南史曰傅瑛為山陰令有野父爭雞瑛問何
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而罪言

食豆者

魏書云范曄為浚儀令有二人挾絹於市互

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

色於是擒之

密送女奴 掩捕少年

事文類聚曰錢若水為同州推

眼其罪焉

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

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皆

應死州官以為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旦詣州密送

女奴於知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

悉破械縱之又日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邨民家宿

門外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去

僧見之因夜亡去走草中忽墮背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之詣縣掠治僧自誣獄成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因密使人訪其賊史食於邨店姬言婦人乃此邨少年某甲所殺也史就舍掩捕之案問具服一府以為神

更究寡婦

使收門士

經濟類編 曰曹摠字

顏遠少有孝弟行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寡婦自誣獄當決值摠到知其有冤史加辨究具得情實又曰摠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摠使收門士眾官咸謂不然摠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

批押利病未嘗差舛

剖析詆欺無不

彰敗

冊府元龜曰吳湊貞元中為京兆尹掾吏等以湊未聞史事有疑獄難決者多候湊將出府時方諮

呈冀免指摘奏每閱視必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毫差舛又曰王播元和中為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簿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史詆欺無不彰敗

明察三

原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情偽盡知

又曰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咸稱神明

前漢黃霸

識事聰明史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厥德文明

東觀漢記郭賀為荆州刺史百姓歌之

表章善惡

廣州先賢傳云黃豪拜司隸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除上虞長為政嚴峻

明於發摘姦非史人謂之神明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

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棹而過
為政清明 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為政清明號為神明
在事清明

晉書山濤為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
增號神明 孔帖云季桀為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枝
判向曹時大盜

後選簿亡糾多偽冒桀為
嚴明持法令 又云嚴郢拜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
京兆尹嚴明
持法令敢誅
人不敢欺 冊府元龜曰後唐張憲為興殺盜賊一哀
唐尹知留守事剖析聽斷人

不敢
利病洞知 又云梁趙珣為忠武留後符籍虛實財穀耗登民之利病無不洞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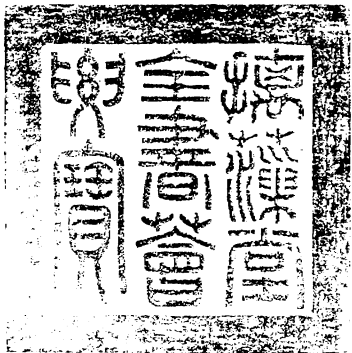
明察四

增論唐李溫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哀亂之魯而邑
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
顧之遺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
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
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
求人不能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
脩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權之

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謹案第三十三頁前三行四行元還檄不發案之
益急刊本發訛受案之訛發案據後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膳錄監生 臣 王 詔

膳錄貢生 臣 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欽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八

疾惡

摘伏

稱職

才過職

不稱職

附

守職

戒慎

遺愛

異績

疾惡一



增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笥

逝人梁發人笥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如淫色來嬖

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殺子良諫之而作是詩

又曰墓門有棘

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侍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
馬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

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 又解系傳

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

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

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 孔

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

惡如仇 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為相自居重位愈

清廉嫉惡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

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
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

東觀漢紀朱暉為臨淮守
晉書劉毅有孝行少厲清節

然好裁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
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槐稱焉為之語曰但

問劉功曹不

問杜府君

何並為潁川頭懸於市 樊煜為天水

盜無出獄

漢何並為潁川太守使文史治鍾威趙季李
欵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
使入函谷關勿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季桀惡雖

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史格殺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懸頭後漢樊熲為天水太守此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羗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日以付樊公

增剛愎

介潔

冊府元龜云劉進剛愎嫉惡歷

涼州為之歌云云

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憚

資治通鑑曰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四川節

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

為蜮

詔徵播詣京師俛力爭上不聽俛遂辭位

有鴞

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周極又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五逆

四毒

元陽妙經曰寧近虎狼獅子猛獸大火可畏之處終不親近四種五逆之人

大乘妙林經曰如大猛虎如四毒蛇不可親近

惡人席

賊臣境

冊府元龜曰後漢許

敬汝南人有史証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
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于剡門時
朱克融方叛公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
驗何益乃

極言盧杞

請斥李繁

冊府元龜曰陸贄
為翰林學士德宗

沈之於江

言及致寇之由則曰運數全定事不由人贊極言杞等

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悅 又曰權德輿為太常卿時

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肅待之

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

駭積年擯棄後起為太

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

恥於共世

不在其位

抱朴子曰

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提刀尺口為

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蹶踏

恥於共世 又曰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

不蔭惡

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

木 不飲惡泉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恥之况與惡人同處尸子

曰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思其名也

狡吏無所容 宦

官當盡去

冊府元龜曰李玘問成未為司農卿玘疾惡太切狡吏無所容遂加誣謗謂之苛刺五

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宦官當盡去至於扇馬亦不可騎

尤為非正所忌 不為

流俗所喜

冊府元龜曰李絳為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肖太分以此尤為非正之徒所忌山堂肆

考曰宋畢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

疾惡三

增豺虎不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蝮螻

又云蝮螻在東莫之敢指

目有昧

子華子云國人疾視之如目有昧焉

原戮於兩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

日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奸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譚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人

如務去草勿使能植

呂氏春秋曰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絕

捕郡內豪猾

漢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

其本根勿使能植

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

漢江充為謁者

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窮究其姦

道不拾遺

漢嚴延年為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

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椽蠡吾趙繡按高氏得死罪窮究其姦誅殺各數十

人郡中震恐

增五逆

焦氏易林云雷霆所擊誅者五逆

原問貴戚

道不拾遺

放橫

後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

輩豈能如此

疾惡若仇

謝承後漢書張佗為山陽令御政清潔

貪饕

賣菜傭乎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將為郡功曹云云

陳相罪惡元收具

考

後漢喬元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

窮按其姦景壯元意著而遣之元到
悉收昌賓客具考賦罪昌坐檻車徵

誅鋤姦黨門夜

不閉

益部耆舊傳云
羅衡為萬年令

疾惡如讎

王隱晉書
傳成云云

疾惡四

增詩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
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邕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
張勢哀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

摘伏一

原趙廣漢善鈞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為

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奸摘伏

增納刀 盜印

朝野僉載曰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王衛楊貞二人投宿有人取

王衛刀殺張迪却納刀鞘中至明拷訊貞遂自經上疑之差御史蔣坦覆推追店人唯留一老媪年八十餘晚放出令密覘之曰媪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坦集男女三百人就中喚與老媪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迪妻縊殺是實 彙苑詳注曰王懿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坐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皆以屬史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

果重疊冒請
盜印為之者

盜男 殺妻

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皆懷娠長婦

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盜取之爭訟三年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止甚悽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晉書曰苻融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獲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殺豐期以新沐枕為
驗是以誤中婦人

市皮書菜

北齊書彭城王淑
字子深為定州刺

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毛淑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
償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

三畝數被盜淑乃令人密往書菜
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有字獲賊

遺劍

摸鐘

漢書
曰沛

郡民家貨二十餘萬一男才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賢其
父病悉令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
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
史曰女性強梁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寄之耳夫劍者
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問州縣得以伸
理乃悉奪財還子 筆談曰陳述古知浦城縣時人有
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
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
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乃陰使人以墨
塗良久引囚逐一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

訊之遂承為盜

無所貸 為有名

冊府元龜曰李晦為右金吾衛將軍兼檢校雍州長

史京輦姦豪所聚前後官長多不能檢察晦糾發其奸無所容貸 唐書曰李勉調問封府汴州水陸一都會

俗龐錯號難治勉

多所發摘 無不首伏

冊府元龜曰劉滋為

吏部侍郎掌選多所發摘 又曰韋陟為吏部侍郎嘗

病選人缺員既少取士良難選人有瑕者按聲盤詰無

不首伏每歲賸得數

人莫敢犯 動若有神

冊府元龜曰李

百員缺以待淹滯 齊物歷鳳翔京兆尹無術學好發官吏陰事以察為能

人吏莫敢抵犯 又曰張亮歷懷州刺史所莅之職潛

遣左史伺察善惡發

摘姦隱動若有神

摘伏二

原發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摘伏如神

發伏姦禁

張敞詳方略

令斷鱧

風俗通云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匹鱧到市賣之道遇雨以鱧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授

與一頭雨霽當別因互爭各云我鱧詣府自言丞相薛

宣令斷鱧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濫受鱧主稱冤

宣然後呼

原京師稱有神算

後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能發摘姦伏京師稱

歎以渙為有神

吏民謂之神明

又云度尚為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摘伏

算為將作大匠

增唯勤而清

彙苑詳注云傅劇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大人發

奸摘伏患化如神何以至

汝真是盜

晉書云苻融在冀州有老母過

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汝真是盜

冀州有老母過

劫於路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為盜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

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乃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

發摘如神

梁書云范雲性

機警為史部尚書書牘盈案賓

有若神明

隋書云梁彦光徙相

客滿門官曹文墨發摘如神

州刺史其風俗好興謠詠目彦光為著帽飭階主聞之免彦光官彦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

佯失告狀

唐新語云李靖為岐州刺史或私告其謀反帝命一御史按之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

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乃與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今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

三日內必擒

孔帖云蘇良嗣政尚嚴每盜發三日內必

高祖大驚靖不坐

皆能摘發

冊府元龜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史部侍郎有冒名偽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

摘發其事

牛歸女婿

錦繡萬花谷云張允濟為武陽令與其妻元武縣隣元武人有以牸牛依於妻

家八九年牛孳產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蒙其頭將詣妻家邨中云捕盜牛賊召邨中牛悉集各問其所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允濟發蒙頭謂之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

摘伏三

增置書唐則天后神功初置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竒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為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廼眷蜀中賸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

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
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
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
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為法

增碑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
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為河南尹盜有宋瞿曇
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
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 元富珠哩肿大都路都

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

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

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顛有丁塗

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

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

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 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

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

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

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寃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增墓誌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
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
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
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
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
其黨索賊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欵
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一

才過職

不稱職附

原官材 適用

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辨然後官之輪轅適用

爵不喻德

祿必當位

月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

韓詩

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漢書云田延年為河南太守以尹翁歸為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閭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史雖中傷莫有怨者

翁歸曉文法

王基明制度

漢書尹翁歸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

法魏志王基字伯興為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

契為司徒百姓

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

典略

耿恭為校尉烏孫遣

子 郭展為太僕廐馬充丁

後漢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闡寵為

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 晉諸公贊云郭展為太

僕廐馬充丁其後 征吳得以濟事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官有小大

所貴授方 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

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增蘇貫 常楊

冊府元龜曰貫會問元初為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貫 又曰常袞代宗永

泰中為中書舍人家文章俊拔與

楊炎同掌制誥時人稱為常楊

裴馬 盧李

冊府元龜

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吏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為吏部最為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

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曰前有裴馮後有盧李

護溝瀆

闕田疇

冊府元龜曰于頔為

蘇州刺史護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下詳加戶口注

諳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鄭餘慶為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非故事專委餘慶又曰後唐

任園拜平章事兼判三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

冊府元龜

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

曰梁劉捍使習賓替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敷揚命令勤幹史職又曰後

唐盧文紀為吏部郎熟於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

冊府

故事銓綜條流剖析無滯

元龜曰齊映為給事中白晳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山南還長安嘗令映宣詔令又曰崔敦禮為通事舍人

辭於詞令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曰高士庶貞觀中為吏部

容止閒雅

尚書獎鑑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
又曰楊崇禮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物丈尺間皆躬自
省
閔 玄齡表奏 元恭文翰
冊府元龜曰房玄齡為秦
府記室參軍出入十年每

軍書表奏駐馬立成
孔帖曰薛元恭秦王為皇太

子除舍人于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恭掌文翰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

孔帖曰蔣洸遷大理卿持法明
審 又曰獨孤郁進右補闕吐

突承瓊討王承宗郁

銓汰文武 刊具圖書

孔帖曰
李迥秀

執不可提議鯁固

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 又曰韋
繩天寶初入為祕書少監元宗尚文繩刊具圖書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山堂肆考曰馬周字賓王為中
書舍人岑文本稱馬君論事援

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
東都事略曰李諮字仲詢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

世務處劇
若問暇

不能易字

以為至言

山堂肆考曰唐孫
述典詔詰張九齡

視其草欲易一字不能也 又曰宋御史呂陶勅司農
少卿范子淵修堤問河廉贖巨萬而功不成黜知峽州
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財興此必不可成
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決不可生之地時以為至言

運五十萬斛

上八十四章

冊府元龜曰憲宗元和
初李巽為度支轉運使

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
與三年登焉 又曰殷侗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失
悉以陳論凡
八十四上章

以古義為的

得王言之體

冊府元龜
曰齊濟為

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誤誥為準的 又曰梁

杜曉問平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在兩制之重祖述

前載甚得

范祖禹講官

蘇天爵學士

經濟類編曰
范祖禹在邇

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帝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為第一又曰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捍救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

原

才過職棲驚

展驥

王渙辟仇香為主簿謂曰主簿不討陳元之罪得無少鷹鷂之志乎

香曰以為鷹鷂不如驚鳳渙乃謝曰枳棘非驚鳳所栖也龐統字士元劉備在荊州以士元為棗陽令在縣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之俊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備召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為治中

趙魏

老社稷器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蔣琬字公琰為廣都長蜀先主

因遊觀奄至廣都眾事不理而又沈醉先主大怒將戮之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罪免官

人浮於食位不充量

禮漢書

過猶不及焉

用牛刀 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子謂子游割
鷄馬用牛刀

增割雞

捕鼠

冊府元龜曰顏師古隋仁壽中為安養尉尚書
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穢因謂曰安養尉

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馬用牛刀素奇其對
白居易曰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

拘下位 處賤官

開元天寶道事曰張彖為華陰簿
為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

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
乃棄官而歸 記纂淵海曰寶元初有明州慈溪尉侗
儻不羣雖處賤官而有憂

以子孫托 有公輔器

記纂

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

湖海曰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
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 四朝史曰張昇為

楚丘主薄王曾
識其有公輔器

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 足逸者

難拘以尋常之地

柳宗元柳渾行狀

原不稱職素餐

尸祿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則素餐也

曹子建

辱高

泣

表名無虛授臣無虛受虛受是尸祿也

小 敢辱高位

晉庾峻上疏史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紕政矣能小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人以

器 無德而祿 不能者止

無德而祿缺也舟之僑 周任有言

所宜

舉德 安能食浮

以速官謗

而煩刑書

德薄而

位尊 力小而任重

薛公之才但能理於小邑

公

綽之用不可以為大夫

增托疾

養望

冊府元龜曰張延賞代宗

時為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殿中侍御史陸班等密上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延賞懼不敢鞠托疾以避其事

又曰敬恬代宗時為御史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

兩端 三旨

唐書曰蘇味道前後

居相位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決斷明白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為蘇摸稜續編曰王珪神宗時自執

政至相凡十六年率多諛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

云已得聖旨也

但求作相 不稱此官

冊府元龜曰李元素憲宗時為御史大夫

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又曰李珣文宗間成初為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

曰李珣為人跡易不稱此官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

孔帖曰楊師道為吏部尚

書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用人多違其才冊府元龜曰崔協莊宗同光初為御史中丞器宇宏爽高談

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為虛有其表

頗為時議所少

終無稱職之譽

冊府元龜曰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
偏駁用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又曰周景範世宗顯
德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為人厚重
剛正然割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稱職二

才過職 不稱職附

原能業其官

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
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君子得與

易剝卦上九爻辭云
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廬舍也明在上之位唯有德君子則為下民
所載小人居上則被侵削不能為之蔭庇也

飲食行

行 易漸卦六二象曰飲食行行不素飽也行行飽樂也
素空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

飽 俸非素
也

類使

類能而
使之

授方任能

量能授爵

任

良授官 人存政舉

其人存則其政舉

器使

君子使人也器之

官

修其方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也

謝

息守不假器

左傳云晉人來治祀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挈瓶

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有猜焉注曰挈瓶汲者喻小智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佐天子理陰陽

史記云周勃為右丞相文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殺出入幾何勃謝

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有主者曰若所主者何事曰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內親附百姓

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

漢書武帝時田仁以壯勇為衛將軍

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

吏稱其職

漢書贊曰孝宣之治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史稱其職民安其業

牟融為司農稱為名卿

東觀漢記云牟融字子晏為大司農性明

遠稱為名卿

執憲御下舉正非法

又云樊準字幼陵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

非法百姓官僚震慄

袁安名重朝廷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漢記陳蕃為汝南功曹云云

拔貞實斥華

偽

先賢行狀曰毛玠雅量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乃至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

鍾會管記室時謂子產

魏志鍾會為大將軍府管記室為心腹之任時人皆謂之

子產

官人稱允

晉諸公贊曰山濤為吏部尚書官人稱允

居位持重為任

職臣

晉書云山濤薨以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為任職臣

孫會記室書

檄立成

又云孫會以策干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動以勤王詞義甚美王以為記室參軍

每造檄或驛馬催之

增備物致用五十餘條

晉書當陽侯杜

應命立成皆稱旨

元凱為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

撼天心

潛確類書

備物致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云隋趙綽為大理少卿文帝令斬二人綽曰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無闕卿事綽曰陛下置法司欲誤殺人豈

得不闕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克專弓冶

冊府

綽曰臣冀撼天心何論撼木工乃止

元龜云趙道興貞觀初遣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專弓冶

可謂不

獲當時譽

又云杜如晦為史部尚書掌選事引用賢良甚獲當時之譽

墜家聲

白魚表

又云薛收為天策記室參軍太宗嘗侍高祖遊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援筆立就

不復

有當時譽

又云侯君集為吏部尚書出為將領入豫討謨有當時之譽

明

停思

習舊事

又云郭正一為平章事又在中書明習舊事凡有制敕多出其手

甚有能名

又云裴行儉高宗朝為吏部侍郎與敬元馬載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

人得歡心

又云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

以文翰見稱

又云許景先開元中為中書舍人知

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斬截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事無違闕

又云第五琦天寶末為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

詳而

不苛

孔帖云裴遵度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史事第一

復貞觀

永徽之政

冊府元龜曰姚崇為中書令宋璟為吏部尚書崇及璟選補平允委用庶史權門請託無

所復行時議以為復貞觀永徽之政也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又云顏真卿為御史

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重撰謚冊樂章

又云吳通元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德宗貞

元初為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紆為昭德王皇后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為廟樂章皆不稱旨並詔通元重撰不失錙銖

又云陸贄貞元中為相精於史事參酌裁斷不失錙銖

彈劾違

犯又云齊澣弱冠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

在館三十年

又云李若水為通事

舍人在館三十

美容儀

又云姜柔遠為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數奏

八十

不衰

又云裴矩為民部尚書年且八十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

羣僚側息

又云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果敢略無承稟隱甫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羣僚

側 息 紀綱復振 又云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奏彈京兆尹楊憑當時翕然紀綱復振 王

言之最 又云孫逖為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賈

曾韓休許景先及 銓敘人倫 又云楊纂為吏部侍郎

以公當稱 又云于邵為比部郎中嘗署考第于吏部以公當稱 一志農戰 又

令狐彰為滑州節度使瘡痍未復城邑為墟彰一志農戰內簡軍戎外收熟庶 因人之利 又

令狐楚為北都留守兼太原尹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詞藻之美

又云韋承慶為雍王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詞藻之美擅於一時 振職 孔帖云高武累進史

部侍郎人
善其振職

明銳

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
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

有大臣

器

又云韓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遷
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

以稱職兼

又云張次

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詔左右史立端頭記奏對

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為最詳次宗以稱

職兼其賢

無易琪才

又云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騎數
犯法天子思革其弊知崔拱治

院直學士

軍精嚴謂宰相曰欲武

有當官之稱

唐書云李愷驥
歷兵部郎中愷

寧節度使者無易琪才

有吏幹明於几案

屬僚歎服

又云王播字明敷轉刑
部侍郎時天下多故法

甚有當官之稱

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

節將屈服

冊府

之座右詳決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

元龜曰晉桑維翰為侍中嘗一制除節

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慶歷四諫

奇問

類林云慶歷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蔡忠

惠公王懿敏公為諫官時人謂之四諫

撰會計錄

王海

云皇祐二年田况為三司使撰皇

祐會計錄金穀利害織悉修具

鐵面御史

經濟類編云趙

抃彈劾不避權倖聲施凜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

孔帖云草

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

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及當

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武后

位不配材

又云趙元少負智略武后稱制懼不
容其高調宜祿尉自傷位不配材

此公

坐也

唐書曰蘇珣調鄆尉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鄆多訟
珣至府裁決明辨義琰願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

齒晚不及見

簿領中乃有是人

四朝史曰吳仁澤為雍丘
主簿范純仁異之曰簿領

中乃有

原不稱職鼎折足覆公餗

易言不勝任

負且乘

是人

致寇至

易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求賢

審官以資共理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增唯騁詞辨

冊府元龜曰唐溫彥博太宗時為吏部郎中知選事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憲訟盈庭彥博唯騁詞辯終日喧擾為識者所唾

唯稱好鬚

唐書云太宗在華微宮以李絳為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

者帝曰房元齡聞絳為尚書

非宰相器

孔帖云韋挺不禮馬周及

謂何曰唯稱好鬚帝遽改之

周為中書令帝欲用之周言挺狠於自用非宰相器

聲名稍減

冊府元龜曰蘇瓌牧人時稱良

吏及居相位

機務壅滯

又云崔楨在相位信厚而無用穆宗初幽鎮阻兵方隅多

聲名稍減

事機務

不稱良史

韓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岵為左庶子史館修撰修元宗代宗實錄雖

壅滯

勤苦然多遺
漏不稱良史

輕笑

孔帖云元稹進同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

起武力

又云

韋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朝野共嗤薄之

不能動搖山嶽

問奇類林曰唐韋思謙為

御史大夫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懼州縣為不稱職

不適輪轅

冊府元龜云戴胄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

曲子相

公 天中記云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托人收拾焚毀不暇昇丹入夷門號為曲

子相 年踰六十

冊府元龜云晉陳瓚為謁者年踰六十聲氣衰憊同輩護之以至官顯

金梳玉盃盛澣溺

錦繡萬花谷云五代孫忌與馮延巳俱作相忌輕延巳曰金梳玉盃

而盛澣溺可乎

但書名

又云五代宋帝命馬喬孫為相喬孫素未諳練中書百職無能專決但書

名而已

朽壤糞壤

歸田錄云楊億為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隣壤交散草既進真宗自注其

側曰朽壤糞壤億遂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不通華言

續文獻通考云洪武四年親策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

金濤中三甲授安丘縣丞

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

才過職不稱職附

增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
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
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顏

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怯擁
兵鎮河汴千里初安貼 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
將東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劍
奪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
天闕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
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
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干將 白居易寄

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

明值堯舜勲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

名赫赫憂國意忉忉伐蔡擒封豕

吳元濟

平齊斬巨鼉

李師

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籓

自東都留守授北京留守

恩新換閫旌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濶并

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

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貌武賓僚儼

雋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

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

增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
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
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剗豔句
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為
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為中書舍人
以司詔令 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為

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增碑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出其言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殷受天人

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增墓誌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鉞太原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轂下風清闕右紅粟冰紈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廡填溢廣靈囿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魏魏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己墓誌銘序曰

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
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
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
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
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
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增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隰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
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

膚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為侯陽泉依六壁之城
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蠶績於
邨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鄜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
聞擊石諸侯取其軌則四海瞻其儀表為杜陵之男子
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
養私門

增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
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

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
此自爾愈益勤厲宗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
逐姦賊以別民賊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
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竒衰之
覲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
境

增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
興寢端憂坐向微廉頗不覺老遽瑗始知非授鉞虛三

顧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小國供職

諸侯正封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注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又曰天子經略諸侯正

封

典司宗祏

善守先代

又曰鄭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

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或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按厲公反國疑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為宗廟藏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

也 下詳

前左郎

增橫劍

持杖

續漢書曰神勗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

承光宮中常侍高梵不賞詔書以衣卑載太子欲出萬橫劍當卑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晉書曰秦姚興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旦召滿聰進位二等 批

制敕 封除目

資治通鑑曰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史請吏連

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 經濟類編曰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從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各植鑿

不越樽

淮南子曰軸之入轂各植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 宋書曰不居其

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

不可得昱請先殺臣

資治通鑑曰左神策

軍史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曰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置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又曰司空于頔索賂事覺事連僧鑿虛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

駁駙馬

糾道士

上詳第三條詩文冊府元龜曰後唐趙光逢

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為御史中丞帝置藥院於禁中道士許巖士出入無間驟至列卿因此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糾之伏法

令殺犯法

欲斬私役

冊府元龜云李素立武德初為

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指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又曰李乾祐為殿中侍御史有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

懷義除名

王澈伏法

冊府元龜

云狄仁傑為大理丞上元二年權善才范懷義並為砍昭陵柏木奏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臣所以不敢奉詔又曰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為大理卿嘗以開州刺史王澈犯賊朝廷以澈功臣之子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

自有樂官任

此是待詔職

冊府元龜曰唐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擲倒及善

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此非臣任也問奇類林曰仁宗御製元舅龍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

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也

守職二

原世不失職

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反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

及熙為元冥世不

失職遂濟窮桑

各止其位

易艮象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按艮為止象聖

賢君子則良所處各止其位也

執技事上不移官

禮記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不移

官鄭元注云欲專其事也

不如守官

左傳云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

子題

不謀其政

論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論語

恪居官次

左傳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閤
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

名公鉏然之敬恭

真守法臣

韓非子楚王急召太子
楚國之法中不得至節

朝夕恪居官次

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節門庭理舉及擊其

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請誅王曰前有先主而不踰

後有儲主而不屬務矣真

妻為組善吳起使歸

韓子曰吳

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

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

也其妻曰用財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

增不

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待三

孟子曰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不

越樽俎而代

莊子云庖人雖不治庖尸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士不兼官

慎子

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
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

踐薄冰

漢書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
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

鹽鐵論云
駟馬不馴

御者之過也百姓
不治有司之罪也

原據法守職

韓詩外傳云據法守
職而不敢為非者人

也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陳矯傳曰明帝車駕卒
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

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
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怒

而返
奉職佳吏

吳志呂蒙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
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

邵卒權問所用蒙
因薦遺奉職佳吏

增唯思廉侍王

冊府元龜云姚思
廉初仕隋為代王

侍讀屬義郎平京城府僚駭

令之貳豈得拱默

資治
通鑑

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

云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崔沔曰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由是事

多異

稍忤時宰

冊府元龜云鄭餘慶為史部尚書元和六年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為

黃州司馬敕至南者餘慶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官是問微倖之路由是稍忤時宰

作魏

徵段秀實傳

唐書云李翱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秦曰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

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史欲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道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從之

剛正守法

冊府

元龜曰崔沂梁開平中為

祭酒司業則不可

問奇類林云鄉

御史剛正守法人士多之

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昏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

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獨擊鵲

又云王懿敏公素陞臺憲風力愈勁

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

乃委手版

又云周敷願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願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

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使者感悟因得生

越職而言罪也

宋史云歐

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

寧可負鄉人

天中記云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

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增詩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
孽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
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
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
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聞傳平原城壁堅
穴鼻可以牯牛馬譬如濫瀕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
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
貫日精誠震天下

增賦唐馮鞞漢文帝幸細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
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為將之名足使他將顏厚
餘免股慄戈鋌有耀歷灞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
之風日焜燿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
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

戒慎一

增敬慎 廉謹

冊府元龜曰吳淦章敬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顧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

編歷中外親要之職小心敬慎所致也 又曰劉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而已

削橐

焚制

冊府元龜曰戴胄貞觀中為史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使削橐外無知者

又曰

高郢貞元中為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

或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馭馬

載舟

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荀子曰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虎變

鼃行

尹

子曰聖人道雖

如臨淵

不垂堂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虎變事則鼃行

史記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

有二乘

慎一

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微幸

仞 說苑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

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徐幹中論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

之身足以見其治是
以君子慎其寡也

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

冊府元龜曰韋

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
議論常合中道 又曰宋中錫寶歷二年充翰林侍講

學士在朝清慎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曰
皇甫無逸太

介潔不起黨與

宗貞觀中為益州刺史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

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

一使連日不得上道 又曰王紹貞元中為戶部尚書

判度支於時德宗以紹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

決紹未嘗漏洩

他皆如是 然猶如此

漢書曰石建
為郎中令奏

亦不務矜衒 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尼而五今乃四不足一

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

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 行如繩墨 手

執圭辟

說苑曰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何氏語林曰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如圭辟足履繩

墨

未嘗被奏

復有何憂

東觀漢記曰桓文高為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

其重慎

經濟類編曰唐王委蕭瑀以庶政嘗有敕不

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臥

翁叔不敢近

韓非子曰唐谿公謂昭侯曰夫瓦器至賤也不

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為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唐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妻妾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宮女不敢近

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

冊府元龜曰楊

師道為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
又曰徐岱代宗時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
亦不談
人之短

竊識視不失尺寸 每與言未嘗臧否

漢書曰霍

光字子孟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
出入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季康家誠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
之言言極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吳淦

大歷中為金吾

裴洎元和

中在翰林 冊府元龜曰吳淦章敬皇后弟

大歷中為金吾將軍小心廉謹偏見信任 又曰裴洎
元和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
一以問洎洎小心
謹慎甚稱上意

戒慎二

增衣衾

易曰六四繻有衣衾終日戒

原唯予小子不聰敬止 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

臨於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盖高不敢不跼

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 玩人

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讐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 武王圖商至於鮮

原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

威民之中也

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

夫備有未至而設之

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

國語單穆公云

師曠聞子晉之言

東躅其足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

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

國語注滋益也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

無所用重

范文子言

范武子謂文子千人怒必獲毒焉

范獻子聘魯問具教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

諱

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

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

蓋慎之至也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狐有牙而

不敢以嗜貌有爪而不敢以擬

鑒戒善敗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

斧柯敬慎不敗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

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

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

哉無墮乃力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問

謗譽於路辨灾祥於謠 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 無

曠其衆以為亂梯 增不答温室樹 漢書云孔光字子夏周密謹慎沐日

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 温室者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慎乎

所不察 中鑿雜言云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 所不察 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

慎乎所 不察 動斯得 楊子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

君子不動 動斯得矣 寡門不入宿 意林云寡門不入宿臨甌不取塵避嫌也 二十

餘年未嘗有過

冊府元龜云張延帥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前後二十餘年庶謹周慎未嘗

有過 比之金日磾

又云阿爾錫訥忠高宗永徽中為右驍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宿

衛四十年時人

不敢獻名馬

又云李德憲宗元和中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

比之金日磾

宗在東宮令近侍諷德獻

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增誠唐韓愈守誠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

援而外施窻窻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
峻其垣牆而固扃鐃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
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
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
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
而卒為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
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
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馮范文為患厲

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
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
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名過
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
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

生祠附

原前名後杜

思亮愛瞻

後漢杜詩為南陽守人懷之
前漢名信臣為南陽亦有遺

愛人歌之曰前有名父後有杜母
蜀諸葛侯瞻亮之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此雖非瞻建百姓

相告曰諸葛侯所為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奮字君

魚為姑臧長被徵史人羗胡曰孔君清廉宜報德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

漢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賫百錢送寵曰他時發史求人問至夜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

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聖間當去故自扶奉送寵為取一大錢受之

增揮涕

割耳

冊府

元龜曰韋仁壽武德初為雋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又曰

陽嶠為魏州刺史歷兗州荊州長史所在以清白聞魏人詣郡割耳請重臨其郡

裂裳

竊

鐙潛確類書曰梁安城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薨四州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冊府元龜曰

崔戎自華州刺史遣兖海沂密觀察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靴竊鐙者

臥輪

毀橋

冊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至臥輪斷鐙整守軍門明宗遣中使慰譬之又曰袁象先為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邠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置一本

留一卷

潛確類書曰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京師民畫其像刺印粥之家置一本

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又曰張乖崖嘗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問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僊遊閣為之立祠

奔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冊府元龜曰裴懷古中宗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未達都復授并

州長史史人出郊以候懷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赴逾眾又曰嚴郢為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隱

令御史劾郢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數千百人將詣闕
救郢德宗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

皆迎拜喧呼
聲聞數里
在鎮六歲 更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平元和中為滑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
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 又曰崔務智為博州清平

令以歲滿當去職百姓懷其善
此詣闕請吏留一年制許之
絃歌薦食 縞素送

喪
潛確類書曰後漢王渙為洛陽令卒民思之為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絃歌薦之 冊府元龜曰崔

日用為并州刺史為此以惠愛見稱及卒
靈樾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縞素送喪
童稚十餘

歲 百姓數千人
冊府元龜曰韋景駿為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史驚喜競來

搗餞有童稚數十人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
此時汝輩未生何慙慙之甚也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

中麻宇學堂館舍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觀 又曰符令謙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不周歲而

部內大理俄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

原生祠杜軫荀

勗

昔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有一縣勗百姓為立生祠 荀勗為安陽令有遺愛立生祠

石相

祠 藥公社

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齊為立齊相祠 漢藥布為燕相燕

齊間為立社 號曰藥公社

號神父

圖形像

宋登字叔陽為汝陰令政教明能號稱神

父遷穎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配社祠之 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形像配食縣社

增李琪表

廷珪撰

冊府元龜曰錢鏐為吳越王開平五年杭州將史耆老列狀願

為鏐建生祠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為宣慰立祠堂 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以賜之 又曰韓遜嗣襲靈

州節度使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
太祖許之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率錢十萬

讓祠數四

冊府元龜曰呂誼肅宗上元中為荊州節度使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初立生祠祈禱歿

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與塏地移祠立之
又曰李穀初仕漢為陳州刺史廣順末宛立縣民稱穀患愛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為宰相
閩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

生祠附

原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

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葛初亡

悅其化敬其樹

毛詩

思其

人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曰甘棠云云

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史記

趙良見商君云云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
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子

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

大夫哭於朝商賈

哭於市

韓子云子產病死也

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

說苑云子產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

史記子產為鄭相死

婦人捨簪珥良人

弛琴瑟

說苑云子產相鄭而卒

思藥

傳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况

其子乎

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

賈誼新書鄒穆公死

婦人扶

珠璣大夫釋珥軒

遨童不謳歌春築不相杵

沽者

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

已上並鄒穆公死

所居民富所去

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

漢循吏傳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云云

民為立祠歲時致祭

漢書

文翁為蜀郡

民共立祠至今不絕

又朱邑為桐鄉嗇夫云云

南

陽為立祠

又名信臣

過塚拜謁仰天號哭

後漢祭彤傳曰烏桓鮮卑追思

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塚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思其人至其鄉

東觀漢記東平王東

巡狩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

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號哭或至塋面流血注云塋

割也 大小感恩旦夕臨哭

又曰鄧訓卒官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

死恥悲泣昏駢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

百姓道祀

後漢書云王蒙為洛陽令

吏民立碑頌德記迹

後漢崔瑗

傳瑗為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為人問
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思劉

劉陶為順陽長病免

人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
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

增制服行喪

後漢書張綱傳云廣陵賊

張嬰寇亂十餘年綱為廣陵太守單車之賊逕造嬰壘
申示國恩嬰拜泣乃降在郡卒年三十六張嬰等制服

原汲民為立祠

崔瑗

耕人輟耘紡婦遺索

張衡大司農鮑

德云
增起廟圖形

潛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為都水掾修鴻隙陂百姓得其利後病卒

原吏民立祠

魏公

增刻石

潛確類書云賈

太守鄧晨與都官
為起廟圖畫形像

遠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及
卒魯人思之為刻石立祠

原百姓巷祭戎夷野祠

襄陽

記諸葛亮初亡

西土樹碑見者皆拜

晉書扶風王駿

見碑悲感

又

祐傳云襄陽百姓於岷山祐平生遊憩之所

市人為

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

散舉市皆哭

荊州記云羊祐在荊州

見樹哀泣

晉書孫晷卒

增不

許赴哀

冊府元龜曰劉師元貞觀中檢校岐州都督丁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

不許赴哀

棠棣碑

又云賈敷實咸亨初為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實兄敷頤為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

共為樹碑及敷實去職復刻石頌其德立於兄碑之側人呼為棠棣碑

帝親製遺愛碑

又云崔圓遷劍南節度使初聞國難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舍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牀帳咸如宿設帝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度如故親製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金魏州人

思

又云苗晉卿所到有惠政所泣
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所至有遺愛

又云王質

歷河南尹宣欽池等州觀察使必先究
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必不敢易袁

公政

又云袁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者
袁鰥寡遮道不得去揚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

曰於陵必不敢易袁公
之政然後羅拜而訣

述其遺愛

又云薛瓊為萊州
團練使卒本州百

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善政在人

得蓋藏之宜

權德輿岐

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
公道愛碑云巨廩崇創葦飛雲轟宿以板

識面者淚

幹積如京抵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

冊府元龜曰張仲武武宗會昌中鎮幽州既卒

聽留

漁陽人有八九十歲少而識其面者說之則淚

周歲

又云李承約初任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
巴甲蠻蠻不敢犯境父老司徒俊等詣闕言其政

化又聽

攀轅遮圍

又云郭延魯清泰中為復州刺史
正體之外未嘗斂貨及秋滿百姓

上章舉留將離境攀

聚哭柩所

又云漢劉審交為汝
州防禦使汝近畿輔

轅遮圍者不能去

號難治審交盡去州葬卒郡人聚

父老垂涕

又云周
崔光鄰

哭於柩所列狀乞留奠本州界

廣順中權知京兆府既卒父老相逢垂涕漿酒遙奠

將奠詣府乞留神柩奠雍土仍請立祠以時祭醮

原生祠獄平立祠

于定國字曼倩為縣獄吏
決獄平郡中為立生祠

桐鄉立

朱邑為桐鄉嗇夫囑其子曰我
死必葬桐鄉後葬桐鄉果立祠

廬江立祠

後漢鄭
眾為廬

江從事以單馬警降瀟山

張任並立

張真為武威任
延為九真並立

賊民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至孝配社

後漢甄子然至孝早亡北海相
孔融恨不及見之令配食縣社

兄弟

並立

陸雲為浚儀令弟義為廣都長並立生祠

增改置佛寺

又云李鼎為鳳翔尹百姓

立生祠鼎抗表乞改置佛寺度僧七人

人吏為立

冊府元龜云狄仁傑為魏州刺史人吏為

立生

禱祀

又云袁滋元和中為義成軍節度百姓立生祠禱祀之

優詔許之

又云馬殷為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軍府官吏僧道等進狀乞許於本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許之

遺愛三

生祠附

增詩宋蘇軾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詩曰吏民莫扳
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

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
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
冠纓絕 又曰父老何自來花枝裏長紅洗琰拜馬前
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
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
非吾功

增狀唐張次宗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曰
勲著王室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則刊於樂石故扶風

存必拜之地岷山有墮淚之思竊以李某績慶相門伏
膺儒業得卻穀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
方鎮安全蜀亭戍多警災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
柵相望內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強寇將罷其東漁
隣敵自止其南牧况今令行屬郡威肅連營來暮之謠
已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
獻狀雖黃霸入用寵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留情猶深
於愛樹臣諺當交代備聞政能願嗟臥轍之情特允紀

功之請

增頌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
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溫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
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
南軍事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
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
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重餌於剽掠者
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

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
攀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
幼啼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
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為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
今之感一蓋為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 唐
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
南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民愛物
起鞞鼓間為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

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是王師始平河北而覃懷纔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為墟相國涼公拔公於戎馬之上表為刺史公既至則弔瘡痍剪荆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遂為沃野衣食河內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鰥焚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程課勞來不怠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得敷其業而厚其生上竒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

公邑二千戶方倚以牧民民不遐其福大歷二年公薨
於州闔境相弔童子不巷歌 元顧文琛馮侯去思頌
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
數之繁者陞為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暨
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為會稽郡其民剝輕漢嘗以貴
近臣為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姦滑望風
引避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為苦侯洞察其姦
令民得自陳訴積弊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

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
邦之士喑喑稱廉侯聞笑曰廉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
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
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
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
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
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
也頌曰葛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為劇帝披

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敝
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為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
惟弱是扶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冰雖清我行惟潔堂
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
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既來
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
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
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

不礪視我茲刻

增碑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序曰皇
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
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
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
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
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杜
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

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
一都會俗以茅竹為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
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教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為屋取
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
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
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
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為政去害興利輔
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

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

與公相次第 明揚士奇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

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為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

歿則烝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躬

履壟畝察種植而為之勸或時坐膝間相爾汝語如家

人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

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傳平民與藉民被枉比

比朝廷以壘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

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
時銳意得軍為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
史不可奈何數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
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
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
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
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
而已易箒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

膏油一盃以入侯遙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
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樞行白衣冠送者數千
人後數年江陰士民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
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
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兮侯堂酌山泉兮薦
林芳冷冷風兮髣髴侯戾止兮珮玉瑤懷仁侯兮撫我
動與息兮有教稼芄芄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
兮蘭棹倏東臯兮忽南畝溪有鱣兮陸有虺侯赫視兮

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
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

增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予嘗至番陽自浮梁山
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
去而亡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
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為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
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予兮
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恍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

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縮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
狡之氓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敷兮鶩者益遠嗟哉其此
去兮卒莫我返鳩鴉翱翔兮鷹鷂利吻張呀互嚇兮爭
饒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兮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
先生內實無疾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
兮施則未究顏夭而冉疾兮人孰其諾彼或幸其災兮
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覯余故
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增書事明高啓書博雞者事曰博雞者袁人素無賴日
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
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
郡至袁守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
怒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嘆守即誣守納已
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
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屨
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

曰諾即入問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
豪民方革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
之奴驚各亡去及褫豪民衣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為
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聞難鳩
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
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袁人
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不
問日暮至豪民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

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蟻使君使罷汝罪宜死
今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雞者因告眾曰是
足以報使君者未耶眾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
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
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
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收其牒為復守官而黜
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增生祠判唐李宣對立生祠判曰考龔黃之跡窮卓魯

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丕變
舊染化居恒風歎歌召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冀全遺
愛遂建生祠歿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
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為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
乃有平

異績一

增三異 十奇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

南尹表安問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庶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

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錦繡萬花谷曰嘉

祐中河清縣知縣王元規軍民歌詠有十奇一奇民吏

不識知縣兒二奇塌却曹司舊肚皮三奇買物價例不

相虧四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街裏不見兇頑兒六

奇蝗蟲不入境內飛七奇不敢賄錢怕官知八奇不義

不孝不敢為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

勾追後漢書曰宋均為九江太守郡

削課制

毀檻竄

多虎暴數為民患均到下記屬

縣去檻竄除削課制其後虎東遊渡江又曰法雄遷

南郡太守有雲母藪澤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

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毀壞檻

竄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囚相率而還

妖

不可久居

晉書曰曹摅字顏遠調補臨淄令歲夕摅行獄曰卿等不幸至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瞥見家耶衆因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據悉開獄
出之至日相率而還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錦繡萬花
谷曰唐李杲遷洛陽令民史畏服夜衛中有人語曰李
令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聞者啓門視之
寂無影響方
知其妖也

異績二

原史民稱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史民稱之不容於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

能及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石扶風京兆尹而史民為之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詳京兆尹

潁川八年治有異政

漢書黃霸臨潁川八年治

有異政鳳凰頻見其境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

後漢書吳祐傳云祐為膠東相九載

治有異政

治有殊政

東觀漢記郭賀為荊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歎冕之

疏

治有異績

後漢書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績

治績尤異

王隱晉書曰太

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秩中二千石

增有治縣譜

齊書云傅瑛父

僧祐並為山陰令父子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

幼女搏猛獸

冊府元龜曰劉贊為歙州

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捃拾於叢林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觀察使韓況奏為異績加金紫

之服 百姓祈佛

經濟類編云唐宣宗校獵於渭上有父老十數人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

百姓也縣令李君與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

野無間田路無

拾遺

冊府元龜云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為青州節度十五年甚有殊政縣令刺史昏奏儒雅之士為

之野無間田
路無拾遺

異績三

增行宋劉宰殺虎行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
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
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
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
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
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

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
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賓主賓多寡事
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增賦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
塵堅疎勒之壁依澗水之濱據以為備期乎來賓匈奴
奔敗而伺隙澗泉壅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
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
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懷果

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液於坎窞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闕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濯濯執熱祛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增行狀唐張說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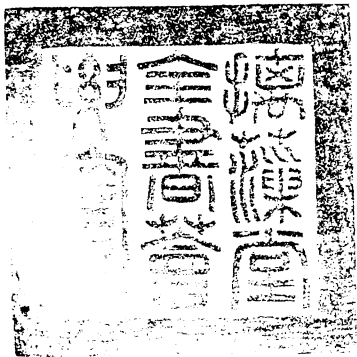
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為左右總管率兵
前進北至蔥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
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
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
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
四鎮寧靜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謹案卷一百二十九第九頁前八行富珠哩舊作
李术魯 三十五頁前二行阿爾錫納舊作阿
史那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第二十五頁後七行命我先人刊本人訛君

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 楊邦彥